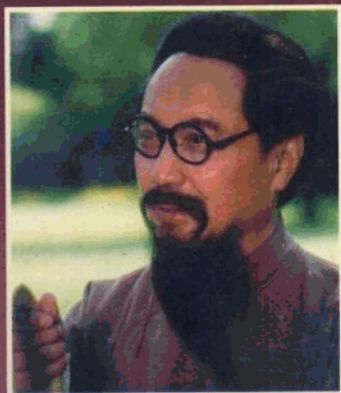


国家「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 大型电视连续剧



黄齐生与王若飞

王蔚桦

贵州教育出版社

序

黄齐生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我一生追随最久、知爱我教育我最深的老师；王若飞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早年钦慕、晚年深知的前辈同学。

回忆 1946 年 3 月下旬，齐生先生受毛主席之托，代表延安各界到重庆慰问在“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李公朴、郭沫若等同志，任务完成之后，齐生先生于 4 月 6 日邀约当时的民主战士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吕凤子、李稚甫诸先生集于重庆龙舍，畅谈民主团结形势，我和若飞陪侍先生左右，为先生酌酒敬客，先生许为平生一大快事。不意，当月 8 日，先生舅甥与叶挺、秦邦宪、邓发及黄晓庄诸君乘飞机返延安，于山西黑茶山遇难，霹雳惊天，风云变色，悼词千篇，哀思无限！我于悲恸中写了《黄齐生先生行述》，叙述所知若飞与达德学校和齐生先生的关系，若飞的事业，当详于党史中，不再叙述。

是年秋，我携家随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来苏州，课余之暇，回忆并整理有关齐生先生的历史资料，写成《黄齐生先生传》并编辑出版了《黄齐生诗文选》。在此过程中，先生的家属、朋友、弟子纷纷以所知和所藏有关先生的资料见赠，皆以先生一生不平凡的事迹及其道德文章和高风亮节，实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流人物，理应大力宣传旌表于世。唯以先生一生不作官，无权势，又离乡日

久，时移事迁，即乡里人也甚少知闻。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几经考虑决定从当今深入千家万户的电视剧入手。

1982年，我与老伴刘淑华应老友秦天真之约回到贵阳，天真原为贵州党政领导成员，以我在苏州对文物保护、园林建设修整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属为交流，我在提出有关这些方面的一些建议后，即向当时主持会议的贵阳市委领导提出关于编写黄齐生电视剧的要求。贵阳市委决定拨款25万元作为开展黄剧的费用。我以王蔚桦在电视剧创作上颇有经验，即荐他从事编剧工作。蔚桦于我为亲谊晚辈，听我叙述黄先生事迹和参看了我写的两册书及我提供的资料后，认为事件感人，内容丰富且戏剧性很强，不是三、五集可以包容得了的。由于财力有限，无法通盘解决。蔚桦认为，先将剧本写出，只要质量高，不愁无摄制的机会。蔚桦主意既定，便专心致志，早晚不懈地进行再创作，历时五年。后贵州省有关领导得知此事，愿大力集资完成此一历史任务。

1994年，贵州省以三百多万元巨款，聘请各方高手，历时一年完成《黄齐生与王若飞》的摄制任务。该剧在中央电视台及若干省市电视台播映后，得到好评，荣获1994年度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黄齐生与王若飞》作为传记片，主要情节要求真实，但不排除某些枝节的虚构安排，黄剧虽然个别地方与实有距，但也仅是白圭之玷。

《黄齐生与王若飞》的创作和播映，从齐生先生的家人亲友学生来说，是表彰了一代可敬可爱的先辈；从我个人来说，是圆了多年报答恩师的宿愿；从贵州和全国来说是宏扬了爱国主义；从蔚桦来说，是他毕生从事文学戏剧创作，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然而电视剧播映的时间却是有限的，剧本则可置之座右，随时翻阅，从中继续汲取营养。值兹剧本出版之际，谨表示我对贵州省各级领导、贵州教育出版社及蔚桦的由

衷感谢和敬意。

附带说几句：齐生先生光辉的一生，电视剧中表现的仅是部分，就我所知，可歌可颂足为后人楷模者还有不少，有待于作为后辈的我们努力去挖掘发扬。至于形式，散文、随笔、及至电视、戏剧都未尝不可。

谢孝思

1996年8月9日于苏州，时年九三

目 次

第一集	(1)
第二集	(21)
第三集	(44)
第四集	(68)
第五集	(88)
第六集	(110)
第七集	(131)
第八集	(156)
第九集	(176)
第十集	(200)
第十一集	(240)
第十二集	(260)
第十三集	(285)
第十四集	(307)

第一集

字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贵阳。

一

夜，甲秀楼剪影。

远处有玉屏箫的声音，如泣如诉。

一队巡城的清兵，拥着一个骑马的清将。

脚步声，马蹄声，使人不寒而栗。巡城兵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

清将在马上左右张望。

一个暗探迎面跑来，单腿跪在清将马前：“大人，有要事禀报！”
“什么事情？”

探子左右看了看，诡秘地走到清将身前，在他耳畔低声报告着什么。

清将脸色一变：“你打探清楚了？”

“小人已经注意多时了，每晚都聚众宣讲异端，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今晚依然如故，大人，正好一网打尽！”

清将抽出马刀，命令身后清兵：“跑步跟上，快，快！”说罢在马上抽了一鞭。

二

贵阳正街大十字，一座商店，门面宽大，一块泥金大匾，上书“群明绸布店”。从关闭的大门门缝中，透出明亮的灯光。

店内柜台前，围坐着二十多个店员和学徒，最长的五六十岁，

最小的十二三岁。

一个戴眼镜、着长衫的美髯公，手里拿着一卷书：“……接着讲，太史公曰：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注意，‘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两句，就是《史记·货殖列传序》全篇的精髓，子方！”

“总经理！”叫子方的青年连忙站起来。

“你把这两句的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

“……所谓徵，就是徵兆，总经理曾经教诲我们，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看物论世不可一成不变。物极必反是常理，所以凡货物昂贵到顶点就寓藏着下跌的徵兆，反之亦然……”

“对！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万物，变化有序，否极泰来，泰极否至，我们经商者，不可不察，陶朱公曾经总结过致富的秘诀，就是，‘一贵一贱的极而复返’，他旱季买船，雨季买车，无往而不利……”

一个衣冠华丽的小童提问：“黄二叔，陶朱公是谁呀？”

“小腊狗，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名叫小腊狗的小学徒，年龄与提问的小童相当，但对答如流：“陶朱公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大臣范蠡的别号，辅佐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弃官经商，他十九年间三致千金，成为著名的商人。”

“答得对，答得对……哈哈。”

突然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开门开门，快快开门！”

杨子方首先从座位上站起来：“总经理，好像是官府的人！不开门？”

“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把门打开！”

杨子方把门打开，清兵一拥而进，将众人团团包围。

探子跟进，指着戴眼镜的讲书人：“就是他！哼哼！”

讲书人冷冷一笑，神色自若，“请问大人，你带领兵勇，夜半私闯民宅，是何道理？”

清将也是冷冷一笑：“你心里明白！”

“要是明白我就不问了。”

“你聚众滋事，散布异端邪说！”

“你有何凭据，在座的全是本店徒工，教诲徒工经商之术，怎么说散布异端邪说？”

清将不理睬：“给我搜！”

探子和清兵从徒工们的桌子上和抽屉里搜出一些书本，清将翻开几本，是徒工们写的大小楷和字帖之类。

清将一努嘴，探子立刻从讲书人手中把一卷书抢去。

清将翻了几页，只见封面上写着《经史百家杂钞》：“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你不是看到了吗？朝廷诏告天下：凡我子民，均应读经明理，上报皇恩，下安黎庶，躬行孝悌，昌隆国运，请问大人，难道尊崇朝廷诏令也有罪吗？”

清将无言以对：“你何人？”

杨子方挺身上前：“他就是群明绸布店的总经理黄一齐一生！”

齐生一捋美髯，意态不卑不亢：“大人光临敝店，不知有何见教？”

清将更显尴尬：“这……随便看看，随便看看！”

众徒工窃窃私议，一阵哄笑。

三

群明绸布店总经理室。

黄齐生正在专心地算帐。

一个胖子商人进来：“啊，黄总经理，打扰打扰！”

黄齐生：“啊，刘老板，幸会幸会，腊狗，快上茶！”

学徒小腊狗动作敏捷地将茶奉上，然后又给刘老板送上水烟袋，举止得体。

刘老板笑咪咪地看着腊狗的背影：“恕我直言，以前贵店的学徒，一个个呆头呆脑，自从黄兄主持店务以来，怎么一个个全都变得机敏灵活了？”

齐生：“哪里哪里！有道是荆山之玉虽美，不琢不成其宝，顾陆之才虽茂，不学不显其能，敝店内外，均由董事长蔡恒武君一手调教，始有今日之局面！”

“黄兄过谦，过谦！敝人所需之货……”

“啊！刘老板！您所需的货物，已经到了，这次是蔡董事长亲临上海采办的，花色齐备，品种繁多呀！”

“好！下午我就带人来提货！”

四

群明绸布店柜台，生意兴隆。

一个青年踌躇满志地领着一个女子走进店来。店内的人都向青年招呼：“表少爷！您早！”

青年随便应付一下问道：“听说我大表哥从上海发回来的货已经上柜了？我想看看！”

杨子方连忙取出几样绸缎：“表少爷，这是真正的苏州锦缎，这种料子贵阳城是第一次进货，你看这绿蓝红三色搭配得多么和谐，这图案既高雅又大方。”

青年察看了几种色调，回头望望女子，女子满意地点点头。

青年：“这五种，你每样给我扯一件衣料！”

杨子方动作迅速地给青年量出五件衣料，用纸包好，递给青年。

青年：“多少钱，就记在帐上吧！”

杨子方连忙把衣料又移到面前：“总经理订下的规章，上柜的货物，一律现金交易，您是不是……”

青年一指柜台：“真是岂有此理，我姑妈家开的铺子，叫我现

金交易，简直胡闹，把黄齐生给我喊来。”

其实，黄齐生早已站在旁边了，他不卑不亢地说道：“表少爷，这规章也是按令表兄蔡董事长的意思订下的。蔡府的亲友太多，如果都随意来柜上拿东西，生意就不好做了。”

女子把衣料往柜内一掷，转身就冲出店门，青年狠狠瞪了黄齐生一眼，冷笑一声：“哼！”连忙追出去：“秀花！秀花！”

在一条小巷口，青年追上女子：“秀花，秀花，你等等！”

“平时你吹得天花乱坠，你是蔡家的表少爷，蔡家商店在贵阳首屈一指，今天我算见识了。”

“秀花，你听我说……”

“让我丢尽了脸不说，还让我去听什么黄经理的教训，够了够了！”

“他黄齐生算老几，他原来在安顺的义兴恒当学徒，是我大表哥把他弄来的，大表哥明天就回来，我让大表哥叫他滚蛋，给你消气。”

“那衣料呢？”

“你放心，照办，照办！”

“嘻嘻……”

五

黄家小院。

黄母和齐生的嫂子汪继贞在纺线，齐生妻王守瑜在纳鞋底。

黄千夫五岁的儿子林林骑着竹马围着纺车转，嘴里唧唧唔唔地喊着什么。

黄母：“林林，别跑，小心摔着！”

汪继贞：“林林，给奶奶背背阿爹教你的诗！”

林林立刻“勒”住马背起来：“小小马二郎，骑马上学堂，莫笑我年纪小，肚内有文章。”

众大笑。黄母：“林林，你肚内有多少文章呀？”

林林想了想，用手一比：“有这么大。”

林林好像听到了什么，突然骑着竹马跑向大门，大叫一声“二叔”，把“马”也扔在一边，一下扑了出去。

一会儿齐生把林林托在肩上，走进小院：“妈，大嫂！”

汪继贞连忙喝叱林林：“快下来！二叔累了！看我打你！”

林林：“我要和二叔玩嘛！”

齐生：“林林，今天二叔有事，等有空，二叔带你去玩黔灵山，啊！”

黄母：“今天回来这么早，有什么事？”

齐生：“我们商店今天搞珠算比赛，我回来拿算盘！”

汪继贞：“你们店里算盘还少呀！”

齐生：“大嫂，我这把算盘是紫檀木的，做工精细，式样大方，打起来声音清脆悦耳，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

王守瑜一直在旁看着齐生，一语不发，此时才上前轻声说：“齐生，看你这个纽袷都脱线了，脱下来加两针。”

齐生看了看自己的纽袷，顺从地脱下长衫：“好，趁这个空，我去挑两挑水！”

齐生拿水桶扁担，汪继贞连忙制止：“他二叔，我们会挑，你成天够累了！”

齐生不回答，只顾收拾水桶，一边问道：“妈！大哥中午回来没有？”

“没有！我们的饭都等凉了，你大哥就像卖给了达德学堂，常常要天黑才归家。”

齐生没有答腔，挑着水桶出了门。

六

南门小龙井。

齐生挑了一挑水，过小桥，穿小巷。

齐生挑了第二挑水。

齐生挑了第三挑水，步态平稳。

齐生第三挑水挑进门，发现杨子方正在小院内等他。

杨子方连忙把齐生的水桶接下来，往水缸里倒水。

齐生一边揩汗，一边把杨子方让进堂屋：“子方！有事？”

“总经理！刚才蔡老太太把我叫去察问昨天晚上的事，老太太说你才来不久，我是在店里长大的……还说，还说我们大家都要循规蹈矩，晚上别再聚在一起，免得官兵再来找麻烦，搞臭了店里的牌子。”

“啊！还有什么？”

“总经理！董事长还没回来。我看今晚的珠算比赛，是不是……免得又让人家钻空子。”

“不！照样进行，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

王守瑜：“齐生，说到鞋歪倒提醒了我，给子方、腊狗、小友生他们做好的布鞋，你们顺便带去！”

王守瑜从屋内拿出几双布鞋，鞋上都写着各人的名字：“子方，你的是这双，试试合不合脚？”

杨子方感动地：“师母，脚上这双都还没穿烂哩！您又……我都不好意思了！”

七

群明绸布店内，灯烛辉煌，全店人员，正准备比赛珠算，年龄较大的坐左边，年龄较小的坐右边。人人精神抖擞，面前都放着算盘、纸笔和刚发下的赛题。

黄齐生：“各人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赛题，有不清楚的提出来。”齐生看了一遍，无人提出问题，于是看着怀表宣布：“好！珠算比赛，现在开始！”

几十架算盘，同时响起，噼噼啪啪，十分悦耳。参赛者打完一题，急忙把答案写在纸上，又继续打下一题。

黄齐生含着微笑，在参赛者中间走来走去，他一抬头，发现董事长蔡恒武已经轻脚轻手地走了进来。

齐生正想招呼，恒武连忙做个制止的手势。

恒武的爱子蔡明，也在乙组参加比赛，刚想喊阿爹，恒武作佯怒状，瞪了他一眼。蔡明伸伸舌头，继续打算盘。

齐生附在恒武耳边：“什么时候回来的？”

恒武：“刚到一会儿！听说你们在搞珠算比赛，赶快来看看！”

两人亲热地握握手，又分别到参赛者中去巡视。

齐生看看怀表，突然宣布：“时间到！”

所有算盘，立刻停止。

众人纷纷离位，把自己的答案交给齐生。

蔡明交了答案，一下就扑到恒武怀里。

齐生收齐答卷后宣布：“参赛名次，等明天仲裁组评出后再宣布！”

蔡明得意地：“初赛我得了第二！”

恒武：“你呀，差远哪！若不是黄二叔精心教诲，你哪会有这点长进！”

齐生：“哪里哪里！他每天除了完成学堂的课业外，还要来参加店里的学习，也算敏而好学了！”

恒武对众学徒：“你们听着，今后凡学业优异者，除受到嘉奖外，并可缩短学徒期限，你们万幸的是有黄总经理这样的好先生，黄总经理是有名的铁算盘，能左右开弓，演千盘不乱，今天，我们就请黄总经理表演表演，让我们开开眼界！”

众鼓掌叫好。

齐生连连拱手：“言过其实，言过其实！”

恒武：“齐生，你就别谦让了，你演算一盘让大家见识见识，

使尔等知道天外有天！”

齐生：“好！那我就献丑了！”

齐生从布袋里拿出他的紫檀木算盘，挽好袖子：“我先给诸位打一盘七盘经……”

清脆的声音，如珠落玉盘，似雨打芭蕉；明快的节奏，急缓有致，悦耳动听。只见齐生嘴皮微动，手如梭飞，令人眼花缭乱。

八

小雨淅沥，一乘小轿，朝“达德学堂”而来，离学堂百步左右，轿中的小童连忙跺脚：“落轿，快落轿！”

轿夫福生：“少爷，还没到嘛！”

蔡明走出轿子，生气地：“还往前抬，你们是想让我挨骂呀！黄堂长要是见了，又要说（学黄干夫），蔡明呀！你小小年纪就贪图安乐（摇头晃脑地），古人曰：君子之处世也，甘于恶衣粗食，乐于艰难困苦，斯可以无失矣！”

一双大手从背后揪住了蔡明的辫子，蔡明一抬头，脸色顿变：“黄堂长！我……”

黄干夫尽力忍住笑，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蔡明，难道我平时说的不对？”

蔡明连连点头：“说得对，说得对！”

“你贪图安乐，坐轿上学，此乃一错；离校百步下轿，欺瞒师长，此乃二错；拖腔拿调丑化师长，此乃三错……”

蔡明：“一犯再犯，此乃四错……”

干夫：“说得对，你为何要一错再错呢？”

蔡明委屈地：“我本来就不坐轿的，就是奶奶，偏要我坐，说是昨夜下过雨，怕今天路滑，福生，你说是不是？”

轿夫福生：“黄堂长，今天确实是老太太硬要小少爷坐的！”

干夫：“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蔡明啦！再一再二犹可，

如再三再四，恐怕就难容了，去上课吧！”

蔡明：“是！”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改口喊：“黄大叔，我爹昨天从上海回来了，他说放学后，要来看望您和凌先生！”

千夫十分高兴，连说：“好好好！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福生啦！”

轿夫福生连忙应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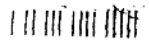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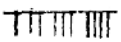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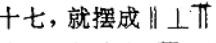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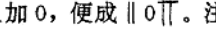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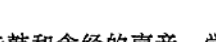
“回去转告你们董事长，说我和凌先生在堂内恭候。”

蔡明朝福生挤挤眼，一挫身跑进学堂。

九

达德学堂课堂。

黄千夫正在上课，黑板上写着 123456890。

“这些洋码子，现今都叫阿拉伯数字。其实，它是印度人首先发明的，后来由阿拉伯传入欧洲，世界各国纷纷采用。我国古代采用的是另一种筹算法，即把竹筹摆成不同的形状，纵式：（在黑板上写出） ，横式：一二三三三三上上上上，表示从一到九这九个数，如二百六十七，就摆成，二百零七就摆成，中间的空位后来有人加0，便成。注意，今从西法，统统改为207……”

学生们紧张地作笔记。突然传来撞钟击鼓和念经的声音，学生精力大受影响……

十

台阶，香火熏黑的墙壁，破破烂烂的庙门和布满尘网的神殿。神殿背后，不时传出道士作法的钟鼓声，在前边偏殿旁，几间经过修整的平房，如今权充教室，这就是达德学堂。

黄齐生和蔡恒武走进来，一路指指点点。

蔡恒武：“谁能想到，这样残破的寺庙内，居然能办出像达德

这样优秀的学堂。”

齐生诙谐地：“这叫败絮其外，金玉其中。”

十一

教室外，冬青树旁，凌秋鹗忙里偷闲，正在修剪花木，一见恒武、齐生，连忙放下剪刀：“喂哟！恒武兄，多日不见，多日不见！”

恒武：“秋鹗，你这不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吗？”

秋鹗：“见笑，见笑，这是‘久落尘网中，偶尔返自然’，哈哈！”

齐生：“秋鹗兄，我大哥呢？”

秋鹗朝另一间教室一指：“你听！”

干夫的声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分数概念和九九表，能够进行四则运算。《墨经》中有点、线、面、方圆等几何概念……”

恒武：“干夫讲的这些算学知识，连我也感到陌生。”

齐生着急地：“早该下课了，怎么他……打铃了没有？”

秋鹗：“实不相瞒，学堂经费，捉襟见肘，早已无力支付校工薪水，从上月开始，已无人打铃，无人烧水，无人扫地，先生上课，暂时由自己掌握时间下课。”

恒武掏出怀表一看：“时间早已超过，干夫不要讲得入了迷，忘了放学之事。”

“让我来通知他！”凌秋鹗拿起手铃，在教室外摇了起来：当啷、当啷……

不一会学生下课，黄干夫兴犹未尽地走进教员休息室：“啊！恒武，齐生，让你们久等，抱歉！抱歉！”转过头问：“秋鹗，怎么时间不到，你就摇起铃来了？”

“你的表几点了？”秋鹗问。

干夫拿出表来：“你看，还差半小时！”秋鹗接过表来一看，哑然失笑：“我说黄夫子呀黄夫子，我的表虽然每天慢十分钟，但尚能走动，你的表却已大睡其觉了！”

干夫急忙把表拿过来，摇了摇，又听了听，自己也大笑起来：“怪不得今天的时间这么长，原来是我的江西老（表）睡着了！”

众大笑。

齐生接过怀表上了上，又拨了拨，又听了听，最后叹了一口气：“大哥，这表不行了，有人去上海时，带去修一修！”

恒武立刻把自己的怀表取下来：“这是这次从上海带回来的，干夫，你留着！”

干夫连忙谢绝：“不行，不行，君子不夺人之所好，你也要用嘛！”

“我还有一个，这表，算我送给学堂的，由你保管，行不行？”

齐生：“大哥，董事长也是一片诚意，我看恭敬不如从命，一个学堂，也不能没有一个准时的表呀！”

十二

黄干夫的“堂长室”。

几只木椅，一张条桌，十分简陋。

夜色渐浓，秋鹗换上一枝蜡烛。

齐生从食盒里，取出几样小菜，几个酒杯。

恒武给每人斟满一杯酒：“这是华之鸿家在茅台烤的酒，他送了我几瓶，味道妙不可言，听说有人已经送到朝廷去了，大家尝尝。”

众人举杯。

齐声赞美：“不错，果然不错！”

恒武：“……离开上海前，我托人打通关节，去狱中看了章太炎先生一次，先生神情健好，目光炯然，我代表黔中学人表达了